

轰动世界的婚礼

广东

1712.45
D294

轰动世界的婚礼

HONGDONG SHIJIE
DE HUNLI



轰动世界的婚礼

(皇家罗曼史)

[美]贾尼丝·邓洛普著

邓俊枫译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85年1月·广州

Published by Dell publishing co, Inc.
本书原名《查尔斯与戴安娜皇家罗曼史》
根据1981年5月初版译出

轰动世界的婚礼

〔美〕贾尼斯·邓洛普著

邓俊枫 译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广州环市西路185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文印刷：广州红旗印刷厂

封面印刷：广州东方红印刷厂

787×1092 32开本 5.25印张 11万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2,000册

书号：10272·26 定价：0.70元

内 容 简 介

1981年仲夏，在伦敦的白金汉宫里，英国王子查尔斯与戴安娜小姐喜结良缘。他们豪华而盛大的婚礼，一时成了英伦的号外新闻，也令整个世界为之瞩目。

本书作者，是美国一位很有名气的作者，以写英国皇家秘史而播名遐邇。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生动流畅的笔触，描写了王子与戴安娜其人其事，以及他们全部的罗曼史。本书对于人们了解英国皇室的婚姻，生活结构，传统思想等方面，有其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目 录

电话铃声	(1)
秘密幽会处	(16)
王子的行动	(26)
天生的王后	(34)
天生的国王	(45)
斯潘塞家的姑娘们	(55)
查尔斯的女友	(59)
实干家	(70)
海军岁月	(87)
困难的选择	(96)
王子的决定	(101)
兴奋的一天	(113)
王子的风格	(122)
家务的帐单	(136)
未来的国王	(143)
未来的王后	(150)

电 话 铃 声

老布洛顿路是一条不很出名然而却令人惬意的商业街道，离旅游胜地白金汉宫不到两英里，距骑士桥和闻名于世的上等人商店哈罗兹只需步行十分钟便到。街边矗立着一栋公寓楼，里面传出一阵尖利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住在一楼的姑娘们的喧嚷。

电话常常在60号科赫林大院引起兴奋。因为当姑娘们初次离家，同住在大城市的一层公寓时，电话便成为她们与外界单身汉联系的渠道。

公寓的门厅高敞，但是光线暗淡，奶油色的电话机就放在厅里的小桌上。姑娘们都期望通过它接到邀请去参加宴会，或是去乡间度过周末，以获得爱情、罗曼史甚至姻缘。

这套公寓有三间卧室，住了四位二十岁左右的姑娘，使房子显得拥挤。电话的使用率很高，特别是晚上更加忙个不停。由于电话装在门厅里，相处一年之久的姑娘们都有机会私下里同情人说悄悄话，吃吃地窃笑。

姑娘们离家到伦敦找到了乐趣，相互之间并无什么秘密可言。她们共同享受找到新的男友的喜悦和利益，一起分担爱情破裂的忧伤。她们的这个小天地里总是充满了笑声，使得60号大院的噪音达到最高分贝。

四人中声音最响的要数弗吉尼亚·皮特曼，她芳龄二十

一，满头黑发，性格外向。人们把她们四人称作“著名四”——这是伊妮德·布莱顿故事中的名字，她们童年时代都看过。弗吉尼亚第一个拿起话筒说，“我是373—7462。”她皱着眉头听了一下，便把话筒搁到刚擦过的桌上，走向拥挤而整洁的卧室。由于住了四位年轻女子，公寓里便建立了轮流值班制度，姑娘们都做点家务事。

“戴安娜，是你的电话，”弗吉尼亚说。戴安娜是一位金发女郎，身穿三页细纹布裤子和毛绒衫。她是轮流值班制的组织者，也是这栋价值一百万英镑的公寓的女房东。“有个人自称是白金汉宫的，他可能是开玩笑。”

戴安娜快步走过去接过话筒：“我就是戴安娜·斯潘塞。”她听了大约一分钟，不时地说“是的、”“我明白。”她把电话放回架上，高兴得满面春风。她立刻把消息告诉了弗吉尼亚和另外两名同公寓的女友安·博尔顿和卡罗林·普赖德，说她被邀请去巴尔莫勒尔的英国皇家苏格兰堡度周末。姑娘们都为女房东的好运拍手叫好。

安、弗吉尼亚、卡罗林都是在英国贵族上流社会里成长起来的，说起话来带着娇滴滴的音调，不用别人告诉就知道什么是巴尔莫勒尔、谁住在那里。她们都明白，在英国上流社会复杂的等级之中，这种邀请意味着什么。

两天后，戴安娜排队等候在巨大的希思罗国际机场。她从她的公寓出来，穿过伦敦邮政大街的西南五路，经过繁忙的M4号汽车道，行驶二十英里便到了机场。她的机票上只写着：戴安娜·斯潘塞小姐。英国航空公司的乘客表上并没有给那一小帮目光锐利、衣着邈邈、等候在最现代化建筑物入口处的人以任何蛛丝蚂迹。

这一天是1980年9月5日。十九岁的戴安娜，一个刚从

学校毕业的幼儿园老师，正去奔赴一个约会，一个行将改变她的生活的约会。她这位天生的丽人，命中注定要成为王妃，有朝一日还将成为王后。

目光锐利的新闻记者们聚集在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机场门口，用目光搜索一位金发女郎。戴安娜浓密的秀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持着机票，肩上背一个短途旅行包。他们的目光从她身上晃了过去。

“这个不是，”雷·瓦茨肯定地说。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手，能从每天经过希思罗国际机场的成千上万人中找出所要找的那个人。他们一共有五个人，站在雷身旁的是一位新闻记者，另外三名是摄影记者。他们的尼肯牌照相机和闪光灯随时准备着，一旦发现了那位特别的金发女郎便拍照。

雷手上抓着一份剪报，上面是一张折皱的美女照片。相片上的美人比他所忽视了的戴安娜更为成熟、更富有魅力。记者们急于为早报的闲话栏找一条丑闻，报道三十一岁的独身英国王位继承者连续复杂的爱情生活中的最新插曲。

在写有戴安娜·斯潘塞名字的乘客登记表上，同样也列着达文娜·谢菲尔德的名字。在潮湿难受之夏即将结束的这个凉爽的九月下午，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和目标。众所周知，此时正是精神抖擞的查尔斯王子爱情生活沉浮的低落时期。

他此刻正在巴尔莫勒尔，离飞行的终点站只有五十英里，这是北苏格兰阿伯丁的石油城。记者们知道他是一个受习惯支配的人，在他的皇家乡间别墅里，他很可能要邀请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共度周末。

达文娜·谢菲尔德看起来是一个胜利者，她轻而易举地成为王子多年的女友圈子中的佼佼者。虽然他们之间一年的

爱情生活已在十八个月前结束了，但他们仍然藕断丝连。

伦敦新闻界的《快报》、《星报》、《太阳报》等销量巨大的报纸都报道了王子如何同新的情人发生矛盾后去了巴尔莫勒尔，要是有一位昔日的情人来填补这个真空，同他度过漫长而寂寞的周末，就再好不过了。

当戴安娜乘上三叉戟飞机进行二小时飞行去阿伯丁时，希思罗的记者们却忽略了她。等他们得知周末新闻，发觉自己的失误时，一定会气得大骂的。不过，如果他们照了戴安娜的像，她也会吃惊的，因为她所知道的只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邀请她去度过一个友好而非正式的家庭周末。她并不知道是谁促成了这个邀请。其实是查尔斯王子想再见她这位可爱的女学生。他后来告诉人们，他记得她是一位“非常出色而有趣的姑娘”。

然而，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他们竟双双堕入情网……他们的爱情以旋风般的速度开始，六个月后，又以白金汉宫的烛光晚餐婚宴而宣告结果。

金发碧眼的戴安娜刚从学校出来，比查尔斯年青十二岁，使得查尔斯——世上最合条件的单身汉神魂颠倒，不顾一切地追求她。

戴安娜生来便是一位真正的上流社会小姐，享有特权地位。不过，她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孩子，一个破裂了的家庭的不幸儿，她的父母已离了婚。

只需大笔一挥，她就会在一夜之间成为王室成员，当上威尔士王妃，切斯特伯爵夫人，康沃尔公爵夫人，罗思赛公爵夫人，卡里克伯爵夫人、伦弗鲁男爵夫人。她将继承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有朝一日还会加冕为英国王后。她和查尔斯

的爱情经历将成为本世纪的罗曼故事。

当三叉戟降落在阿伯丁的戴斯机场时，夜幕已经降临了。戴斯机场一度是个沉寂的终点站，只在白天有几次航班；现在由于北海石油公司在当地勘探，使得航班增多了。戴安娜小姐同一百多名乘客走在一起，其中大多数是工人，他们回来接班，进行下两个月的艰苦工作，爬上钻塔，同朔风搏斗；还有穿着黑色服装的商人们提着胀鼓鼓的公文包，去洽谈英国大量的“黑金”——海底石油的交易。

如同在希思罗一样，相隔514英里的戴斯机场也有记者在场观察。两名《快报》和《邮报》的苏格兰摄影记者也忽略了金发的戴安娜小姐。她下穿一条短及膝盖的时髦深灰色裙子，外罩一件淡蓝色风衣，看上去同本地姑娘一样的装束，这是在遥远的北部地区常见的夏装。下午，阿伯丁刚刚下过雨，是寻常的苏格兰气候，那迷蒙的云雾组成了乡村迷人的风景。

自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以来，底河地区便成为皇家避暑胜地，历代的皇族都喜爱这里凉爽的气候。维多利亚女王心爱的阿尔伯特亲王亲自设计了城堡，这是同莱茵河旁的斯哥洛斯相似的建筑。当今皇族继承了前朝的传统，尽情地在此享乐：清晨，在石南草复盖的高沼地跑马、打松鸡，在冰水里捕捉从湍急的底河跳跃出来的银鲑。

在机场观察的人群中，有一个穿着防水夹克、花呢套装，轻便鞋的人，他认出了戴安娜。他年约二十八九，说话彬彬有礼，神态安祥自在。他腰带的软皮枪套上扎一把上满了膛的.38口径左轮手枪。他是三十多名皇家侦探中的一员，由伦敦警察厅挑选出来专门保护英国皇家中的十名最高成员。

对皇家的保卫，特别是对查尔斯王子的保护，过去一直不太重视。但由于去年发生了爱尔兰共和军暗杀王子叔叔路易斯·蒙巴顿勋爵的事件，改变了这一状况。

现在所有的王室成员以及他们的客人都受到伦敦警察厅特工人员的保护，就象美国特工人员保护他们的总统一样。

他走近戴安娜，领她到候机室旁边一个不准候客的地区，那里停着一辆绿色的瑞杰罗福汽车。戴安娜从白金汉宫的电话里已经得知他会来接她的。

汽车是在吉普式兰德罗福牌基础上革新的，非常豪华。戴安娜坐在前面的乘客座位上。汽车沿着曲折的A93号公路向西驰去，这条公路从阿伯丁穿过美丽的格兰塔拉森林，通往底河，那里紫红色石南复盖的山峦环绕着商业市镇巴拉特，直通巴尔莫勒尔堡。

坐在城堡门房里的警察挥了一下手，司机把车开进了古堡的正门。

当晚，同戴安娜共进晚餐的有女王、菲利普亲王、王太后和最年轻的王子爱德华，他只有十六岁，还在戈登斯顿中学念书。餐厅里悬挂着在历次战争中获胜的战旗，旗子破旧而褪色。穿着红色制服的男仆送上用银盘盛着的菜肴，如烤肉和没有肥油作料炒的蔬菜，这是皇家喜爱的素菜。

戴安娜认识每个在坐的王室成员，同他们相处也很自然融洽。但她的注意力却集中于坐在对面的王子身上，她在今年夏初邂逅过他。她曾到巴尔莫勒尔帮她姐姐珍妮照看小孩。珍妮嫁给女王的助理私人秘书罗伯特·费洛斯。在此之前的古德沃德赛马会上，她还在里奇蒙公爵的古德沃德别墅的舞会上见过查尔斯。

王子在古德沃德首次注意她已由一个腼腆弱小的女孩成

长为成熟的大姑娘了。他主动地邀请她跳舞，他们的华尔兹舞跳得美极了，但朋友们没有留意。

七月，王子发现戴安娜具有幽默感，酷似他自己。一九七九年夏，戴安娜同别人一道乘坐皇家游艇“英国号”去怀特岛上的考斯瑞格特游玩。她在苏兰特的冻水上掀翻了查尔斯的冲浪板，潜进水中溜走了，很少有如此顽皮的姑娘。王子至今记忆犹新。他们在巴尔莫勒尔堡相会时，又为往日的恶作剧而笑了。然而，正是他们的笑声，使得王子要求女王出面邀请戴安娜，把她作为九月的贵客。

但她并非第一位在九月被邀请来巴尔莫勒尔堡的年青小姐。四年前，被新闻界异常注目的达文娜·谢菲尔德就受到过邀请。

皇家所有的十英里底河，鲑鱼飞跃，查尔斯王子同戴安娜在河边窃窃私语。查尔斯提议翌日早晨去捕鱼，现在已经颇为大方的戴安娜愉快地同意了。

她是一个天真而单纯的姑娘，她同查尔斯共享室外艰苦生活的乐趣。由于王子喜欢打猎、射击、骑马、潜水、滑冰、赛马等来消遣，人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实干家”。戴安娜是在乡村长大的，因而对在冰水里捕一天鱼并不觉得可怕。

第二天早晨早餐后，他们乘坐绿色的瑞杰罗福牌汽车，带上王子心爱的猎狗哈维，一条金色的拉布拉多猎犬，一套钓鱼杆放在汽车侧面特制的架子上。

王子在底河的转弯处选择了一个最好的钓鱼地点，离巴尔莫勒尔五英里远，清澈透明的河水冲洗着河底成百上千的小花岗石块。他曾在此地捕捉过很多获奖鱼类。他的祖母王太后也常常喜欢在此垂钓，尽管她已八十高龄，但仍然兴致勃勃。

在这个阴暗、潮湿、寒冷的星期六早晨，他们一起在河边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有一边河岸是皇家领地，彼岸则对外开放，任何人只要肯付高价，就能得到许可到河边垂钓。由于这里方圆几千英里均属皇家别墅领地，王子是完全安全的，附近没有布置侦探。

这是戴安娜和查尔斯首次单独相处，至于他们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谈了些什么，是永远保密的。此刻是他们爱情关系的开始，查尔斯王子不再认为戴安娜仅仅是“一个有趣的”女学生。他们常常乐得笑起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导致了他们的爱情乃至婚姻。他们之间的柏拉图式的友谊在那天早上完全改变了。从那天起，惯于寻花问柳的王子开始改弦易辙，只钟情于戴安娜一人了。

王子穿着高筒防水胶靴站在水里，戴安娜坐在岸边的冷杉树旁，他们愉快地说笑。他们的宁静突然遭到了打扰，王子涉回岸上，面露愠色，从汽车后座里拿出双筒望远镜对准对岸。三十码开外，有一个摄影者正在调远距离镜头。王子象被追赶的鹿一样，对摄影者特别小心谨慎。不知是王子的主意，还是戴安娜自己当机立断，神速地破坏了摄影者的独家新闻照片。

戴安娜藏到就近的树后，从口袋里找出脂粉盒，借助镜子的掩饰朝外窥视。摄影师肯·伦诺克斯拍下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的王子面有怒色，还有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背影，她正在照镜子。摄影师为此而获得了摄影奖。

星期天下午，所有雇用伦诺克斯的报纸都在显著位置登载了照片。这是对戴安娜未来的展望，是她必须要经历的体验，很多同王子交往过的漂亮女子都遭受过同样的命运。伦敦和世界新闻界正在紧张地搜集单身王子的爱情故事，他们

现在再也不会让她安宁了。她的伪装在罗曼史还没有开幕就被揭开了。

戴安娜背对着河，小心地朝前走。查尔斯王子驾车过来，把她接走了，使伦诺克斯大失所望。但他们捕鱼的早晨也给破坏了。不过，在早上短暂的两小时中，他们已播下爱情的种子，双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当天下午，王子同女王和菲利普亲王一道参加了布拉玛附近的高地游戏，他穿着格子呢的苏格兰短裙和花呢上衣。但是曾在河边出现的神秘女子戴安娜却没有出场，这使得赶来参加皇家捉迷藏游戏的大批记者们深感失望。

星期天晚上，王子派车把戴安娜送到戴斯机场。记者们一向对女子感兴趣，更不用说象戴安娜这样曾想隐藏在树林里的金发美女，他们一下就认出了她。

戴安娜从希思罗机场坐出租车回到公寓，三位同公寓的姑娘围上来询问巴尔莫勒尔周末的详情。午夜时分，查尔斯王子从远在五百英里的巴尔莫勒尔卧室打来电话，使姑娘兴奋到了极点。他们在电话里谈了一个小时，约好本月晚些时候等王子从苏格兰回来再相见。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戴安娜驾着一辆小型的德国汽车驶过伦敦，去幼儿园上班。她在幼儿园已工作了十四个月，照看五十个婴儿，每礼拜上班四天。她并不知道，这是她的最后一次机会，平安地开二十分钟汽车去上班。此后，世界的所有目光都将注意她。

当她在吃茶点回到公寓时，第一个来访的摄影记者便给她照相。在以后的六个月中，她每天回家都发现有记者等着给她拍照。

星期二，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的比姆里科幼儿园里，戴

安娜根据十名记者的要求，同意让他们拍照她与两个婴儿的照片，但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来打扰她，当然这是白费口舌。

但她在拍照时，却犯了一个错误，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没有明白这是一个错误。结果由随之而来的照片引起的风波窘得她面红耳赤。世界上很多报纸登载了照片，查尔斯王子看后在吃惊之余，不禁放声大笑。

星期二气候转暖，阳光和煦，戴安娜穿一条薄薄的方格棉布裙，这是她初夏时在瑞金特大街的自由商店买的，象她这种家庭背景的女子专爱去这家商店购物。裙子的花色显得新颖大方。新建的比姆里科幼儿园位于圣乔治广场的教堂后面，幼儿园的运动场底荫于几棵鲜花盛开的樱桃树下。摄影师请戴安娜走出荫影，站到阳光下，便于显示出她的金发雪肤。其实这是摄影师的老花招：用黑白对比的影象，照出她体形的晕圈。

戴安娜带着两个四岁的小孩走过运动场，抱起其中的一个，站在指定的位置，有些害羞地让记者拍照。电池发动的相机呼呼作响，兴奋的摄影师透过尼肯牌和奥林姆波牌相机的镜头，真正地大开了眼界。这是戴安娜所没有理解到的。

太阳射过戴安娜薄薄的棉纱裙，向世界显示出裙下美丽的大腿，和她穿着的非常时髦的紧身短衬裤。不到两个小时，相片就首先在伦敦晚报发表了。戴安娜看见后满脸通红，对其他老师说：“哎呀，我的天！这是我一生最难为情的事情！”

第二天，王子看了早报上登载的同样照片后，打电话到戴安娜的公寓，说全世界都看见了她的两条健壮而又美丽的

的大腿，开着她的玩笑。他们一同在电话里大笑。

两个多月来，王子在他的私生活里没有开心地笑过。他是一个浪漫派，很容易爱上一个女人，也很快就抛弃她。与戴安娜在巴尔莫勒尔度周末之前，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青年。去冬他曾遇见另一名金发女郎，对他的生活影响极深。

安娜·华莱士是一位百万富翁的千金，她是王子遇见的最厉害的姑娘，生性直快，我行我素。她年方二十五，脸上有雀斑，腰身纤细，胸部丰满，是最富有性感的女性。

他们是在一次冬天周末打猎时偶然相识的，其后感情日益加深。查尔斯深深地迷恋于她而不能自拔。她是一个有经验的情场老手，懂得如何对付男人。她出身名门，有上好的家庭背景，足以成为未来的新娘。她同她的后继者戴安娜截然不同，尽管戴安娜也出身于上流社会。

安娜的父亲哈米什·华莱士富甲天下，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有他的房屋和别墅，甚至在伦敦西区贵族住宅区时髦的查尔斯大街，他还有一幢房屋建在希尔顿旅馆后面。安娜唯一的不足之处，是她过去生活上的不检点。她在过去三年中曾谈过两次恋爱，这对于未来的英国王后来说是绝对不行的。

查尔斯知道安娜的问题所在，他的另一位情人达文娜·谢菲尔德也有同样的问题。达文娜曾在《星期日报》上将她过去的罗曼史披露给千百万读者，使得查尔斯王子无地自容。

从1979年冬季到1980年春季，查尔斯一直在追安娜。她只穿一件丝绸衬衣，里面并不戴胸罩，喜欢在生活中寻求刺激。她那令人吃惊、几乎是放荡的态度在皇家圈子中引起极大震动。

王子邀请她去遥远的英格兰乡村，在几位挚友的家中共

度周末。他常在深夜去安娜的公寓看她，她那小小的公寓位于切尔西的斯隆广场之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离他们的爱情窝不到一英里，便是戴安娜在科赫林大院的家，这是王子从来没去过的。

安娜是个具有独立性格的姑娘，尽管深受王子宠爱，却不喜欢皇家的生活作风。她不愿象行李一样任人摆布，讨厌侦探来接她，把她送到与王子幽会的秘密地点。她对王子的沙文主义态度大为不满，同他争吵。王子解释说，他们的爱情不能公开。

王子为了尊重与她的关系，在晚餐和私人舞会上尽量先让她出面，但她仍然不满意。王子对任何姑娘的追求都必须绝对保密，安娜对此怀有异议。王子的朋友们开始担忧。两位已婚的夫人担任王子的私人顾问，负责他的恋爱婚姻大事。一位是戴尔·特赖恩夫人，王子亲热地称呼她“坎加”；另一位是科米拉·帕克·鲍尔斯，皇家骑兵军官安德鲁·帕克·鲍尔斯的妻子。她们都不喜欢安娜的态度，觉得王子娶她不合适，于是在幕后策划，让安娜成为王妃的希望落空。她们被人们称为“王子生活中的其他女人”。

查尔斯确信自己是爱上了安娜，他告诉他的一位男朋友，他要娶她。在朋友们打算让查尔斯断绝与安娜的关系之前，安娜自己主动断绝了。

她已经厌烦了那种秘密的生活作风。六月的一天晚上，查尔斯的老朋友维斯蒂勋爵邀请他俩去参加舞会。查尔斯通宵同其他女子跳舞，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一边，使她碧眼圆睁、怒气冲冲。最后，王子上去邀请她跳，她气愤地说：“你整个晚上把我孤零零地抛在一旁，现在你休想我再陪你！”说罢，独自驾车扬长而去。后来王子不断地从白